

文苑笔谈

『科班』与『野路子』的异国情缘

王森

和中国一样，日本的高中生毕业前也得有一次凤凰涅槃般的煎熬——考大学。2016年日本语文考试的古文试题选的是中国一位叫卢文弼的先生所著《抱经堂文集》里的名文，从词义、语法、虚词用法、读解等考起。

考后专家的意见一致:出题没超出高中语文的范围,意思是说,不冷门。

而中国出身的俺在读罢试卷之后,却觉得冷门得近乎冷酷。说实话,俺不仅不知卢文弼为何世何时何地何人不算,居然还把此公大名中的“弼”望文生义地念成了“昭”。

卢文弼（1717-1795年），清朝人，人称“抱经先生”。年轻时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轻舟似的过了科举考试的关，然后在由皇上监考的殿试中得了进士的铜牌——探花，从此一路顺风顺水。卢文弼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,《清史稿·卢文弼传》中说:“文弼历主江、浙各书院讲席,以经术导士,江浙士子多信从之,学术为之一变。”

有着一千五百年辉煌历史的科举,不仅曾在中国,且在朝鲜半岛、越南等地都是选拔人才的公正合理的路径,可说是任人唯贤的豪举。所以,由科举而被抬举出来的都属科班正路子,大多是那时代的栋梁。

进士卢文弼进了翰林院,从此,拿着小板凳坐在政治中心的边上,修书撰史,起草诏书,为皇室成员侍读等,可说是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。而就他个人的兴趣来说,更青睐古籍的搜集整理、校勘和出版,这是很冷门的一个领域。不过,戴震、段玉裁等一批大学问家,则是他的挚友。

也许正因为如此,进入仕途的卢文弼,还记着差不多同时出仕却又早早润出的文学家袁枚,在民间那么逍遥自在,而自己犹如被蚕丝捆着动弹不了。于是,在五十岁“知天命”那一年,他便借口照顾母亲而申请回归故里,从此致力于学问,有《抱经堂文集》问世。同时,当然也有时间去藏书甚丰的袁枚那里借书了,这让袁枚又惊又喜。有袁枚留下的诗为证:“他人借书借而已,君来借书我辄喜。”

看官,大凡藏书均为自己所爱、所用,辛辛苦苦收藏的书被不费吹灰之力的人借去,心里总会有点不快,而袁枚为何这么高兴呢?原因就在于卢文弼几乎可说有职业病似的能从书中检出错字、纠正误植,精准如沙里淘金,或者稻糠中扬出米粒一样。

不过,同为科班命运不同,袁枚大名远扬中外,至今未衰;卢文弼却湮没在故纸堆里,专家以外知晓甚少。然而,就是这位科班出身的大学问家,竟然为一个野路子的撰文显示了自己的大惊失色。有一天,他从友人处借到了一本邻国“无名竖子”撰著的《七经孟子考文》,读后深觉可惊又可叹,羡慕嫉妒恨。为啥?

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有志于要把悠久的古典文化中已经错了位、失了神的经典重新考证、校对再增补一番,以还其本来面貌;但是,竟被这位日本“野路子”书家抢了先,让他这位科班的脸往哪儿放?

这“野路子”究竟何许人也?他叫山井鼎。山井鼎在学问上很鼎,甚至鼎得能让乾隆钦定的《四库全书》中也收入了他的这部著作。其实他不过是个“无名竖子”,无名得不知何年出生,只能推测大概生于1680至1690年间,卒于1728年,先后师从过大儒伊藤东涯和荻生徂来,此后在收藏汉文经典丰富的足利学校对所藏之书做校勘工作。

且问,这穷乡僻壤的乡村学校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古籍?长话短说吧,造了金阁寺的将军与明朝做生意时,出口的是金银铜和日本刀,而买回来的都是四书五经、山水画、陶瓷器之类。因为对中华文化,那是一个文人、武士都张着大嘴说“想要,想要”的时代。

这足利学校就是为了让武将不仅武,更得文才开设的。其国宝级的重要文物如宋本《尚书正义》《礼记正义》《文选》《周易注疏》等至今躺在那里岁月静好,让中华文化在他国闪烁光华。

山井鼎就是在这环境里著述了让卢文弼惊叹不已的《七经孟子考文》一书。七经,即《易经》《尚书》《诗》《左传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,外加《孟子》。多少年来,堆在积满了灰尘、蜘蛛网的破仓库里的祖宗财产,被这位野路子搬出来重新记录、修整、梳理了一遍。所以,卢文弼竖起了大拇指。

不过,大家毕竟是大家,海纳百川,心胸宽阔。他敬佩之余,还热心地在其所著《抱经堂文集》第七卷里,写了两篇介绍《七经孟子考文》来肯定山井鼎的学术价值:“有考异,有补阙,有补脱,有正误……”盛赞邻国保完好好的唐以来相传的古本及宋刻本。

卢文弼和山井鼎,一个是正经八百的科班,另一个是连出生年月都无从查考的“野路子”,然而却是同行,有着共通的意见和理想,就如李商隐的诗句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”所描绘的境界一样。他们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承继者、守护者。

此后,受了刺激的卢文弼也发愤对《十三经注疏》进行考证和校勘,却未竟大业,死后由弟子承继遗志才完成。我猜想,清末民初金瓶梅拥到岛国淘日货的热潮,估计也与卢文弼或者这本《七经孟子考文》有点藕断丝连吧?但也仅仅是猜想而已。



明代中国的《十竹斋书画谱》和《十竹斋笺谱》成为一时经典,其技法也成为日本浮世绘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参照,图为日本出版的《十竹斋书画谱》。

影评

酒香、琴韵与千年壁画

艳霞

“一百年很长吗?怀着热爱走过的路,就不嫌漫长。一百年很长吗?天地悠悠,过客匆匆,跟动辄上千年的文物比,一百年短暂如同一个清晨。手艺人的生命融入某个更广阔的存在,无名然而坚韧地流传下去。虽然过来人告诉你一百年并不长,但是置身于自己的命运,每一个幽暗时刻,仍然需要自己奋力度过。”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曾如狂飙掠过,炙热了中华大地。而《一百年很长吗》是同样的电影人奉上的又一力作。前者让我们重拾“匠人”,重拾工匠精神,后者贴近更广阔的大地,贴近那些湮没无闻的工匠的身影。

1. “越酒闻天下,东浦酒最佳。”

“绍兴老酒出东浦,东浦十里闻酒香。”

作为绍兴酒的发祥地,东浦素有“酒乡”之称。东浦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,境内江河纵横,湖泊星罗棋布。清代文人李慈铭曾作词:“鉴湖秋净碧于罗,树里渔舟不断歌,行到夕阳中堰埭,村庄渐少好景多。”东浦境内东面的青甸湖,就是古鉴湖的残留部分,绍兴本籍的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辞官回乡时,高宗赐他“镜湖剡溪一曲”,所以后人将鉴湖称“镜湖”。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就曾写出“我欲因之梦吴越,一夜飞度镜湖月”。

东浦是人文精神醇厚之地,而酒是东浦的特色,古镇老街桥上的对联就是“浦北中心为酒国,桥西出口是鹅池”。从西晋江统的《酒诰》到海里尖山陶罐、陶鼎、陶壶的出土,从壶觞地名由来到东晋末南朝初王城寺的建成,东浦酿酒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早在1915年,云集信记“周清酒”作为绍兴酒的代表,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,荣膺金奖。

纪录片《一百年很长吗》中的沈佰和,是一个酿了几十年酒的“酒痴”。酿一坛好酒,要从选一个好的酒缸开始。每到酿酒时节,老沈就会像收废品一样,去挨家挨户地上门收旧坛子。

很多人不理解:收一个旧坛子要五块十块,而买个新坛子也就十五块,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?这里面其实大有讲究。旧坛子虽然破旧,但是由于有包浆,所以用起来比新坛子更妥当,收回的旧坛子,要放在太阳下晒二三十天,这个环节叫作“露缸”。缸有“日晒夜露”的说法,被晚上的露水滋润和白天的太阳晒过后,才能正式用来酿酒。

不仅酿酒的缸十分讲究,米也是要经过精挑细选。颇有名气的“香雪”酒,要用七月收割后的早稻。将晶莹剔透的糯米铺满箩筐,充分洗米、浸泡后,才能进入蒸米的环节。把糯米蒸至颜色发深,再浇冷水冷却至24至28度,随后对

书评

开普勒的另一个闪光点

谢涛

开普勒通过自己犀利的文笔,解释母亲为何遭到控告的可笑原因。之后的几次审判,就一直

是开普勒“舌战群儒”的时间。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,变身为主齿伶俐的“辩护律师”。

天文学家约翰尼斯·开普勒,几乎无人不知其名,即便对他具体的天文学成就不知其详。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:轨道定律、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。这三大定律最终使他赢得了“天空立法者”的美名。同时他对光学、数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,他是现代实验光学的奠基人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并喜爱上了天文学,这种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。在他6岁时,他看到了1577年大彗星,并写道他“被母亲带到一处高地看彗星”。

《天文学家的女巫案》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“开普勒为母洗污之战”,记录的是开普勒的母亲卡特琳娜于68岁高龄被指控为“女巫”,而开普勒通过法庭辩护为母亲洗脱冤屈的故事。

开普勒一生著作颇丰,在1609年出版了《新天文学》后,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科学的推演逻辑。这种逻辑不仅体现在大量阅读上,还体现在和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大臣们的辩论之中。他能够通过严密的方法和大量的论据去反驳对他的抨击,这些都成为他赖以生存的技能。而这—技能,后来被他用来为母亲辩护。

米进行发酵……在此期间对于温度、计量的把握,并无其他工具辅助,全靠老沈多年的经验。“酒痴”的称号,绝对不是白来的。

黄酒压榨后的酒糟,拌入谷糠发酵后蒸馏,就成了烧酒。在吊烧的环节,对于火候的掌控则显得尤为重要。而烧酒香不香,则和酒糟放置的时间长短有关。老沈的酒糟都放置了一年以上,制出来的烧酒才又香又醇。

老沈一家三兄弟,都酿了一辈子酒,但即便是年纪最小的老沈,如今也已经74岁了。

家中年纪最大的大哥,由于身体不好已经不再酿酒。唯有老沈在这个行当默默坚持,把酿酒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也正是在老沈这样的人的坚持下,才让手工酿酒的传统手艺,成为绍兴文化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酒的清醇犹如人们修行之后的境界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:“绍兴酒如清官廉吏,不参一毫假,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,长留人间,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。”

2. “苏笛”“苏箫”“苏锣”“苏鼓”……中国民族乐器众多,苏州民族乐器不论从造型还是音色上都是行业翘楚。

传统苏州民族乐器的制作十分复杂,结合了造型、雕刻、彩绘、镶嵌等多种工艺,选料、配料、木工制作、打磨、油漆、装配、定音等步骤环环相扣,光是油漆就要通过几十道工序,才能达到似漆非漆的效果。

琵琶,弹拨乐器首座,它弹出的悠扬旋律,被誉为“像泪珠落下来一样”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《琵琶行》中非常形象地描述:“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”

最早被称为“琵琶”的乐器大约在中国秦朝出现。“琵琶”二字中的“珏”同“玦”,意为“二玉相碰,发出悦耳撞击声”,表示这是一种以弹碰琴弦的方式发声的乐器。

苏州琵琶,可以追溯到汉代,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

其名“琵琶”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。也就是说琵琶和琵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,琵琶是右手向前弹,琶是右手向后挑。在唐朝以前,琵琶也是汉语里对所有鲁特琴族弹拨乐器的总称。古代中国的琵琶更是传到东亚其他地区,发展成现时的日本琵琶、朝鲜琵琶和越南琵琶。

72岁的苏州人李兆霖,做琵琶已经55年了。从17岁进入苏州民乐一厂开始,老李就开始了和琵琶相伴的一生。用老李自己的话来说:原以为做琵琶只是个普通人的决定,没想到,这一做,就是一辈子。

对于做一把琵琶而言,内腔是最难的部分。因为内腔是琵琶发音的关键部位,面板振动靠它反射,这也是做琵琶最重要的活。然而,在整块木头凿出梨形内腔,需要面对各种微妙到难以标准化的弧度。不论深一点还是浅一点,对琵琶最后的品质影响都极大。而此时老李能凭借的,也只有这几十年的经验所带来的直觉。

内腔做好后,就到了面板制作环节。面板影响振动,从而对音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老李通常会选择把面板做得略厚,这样的琵琶经过振动弹开,才会有金石之声。

黏合面板背板的胶水,也是老李手工熬制而来。比起化学胶水,手工胶溶于水后易于脱胶,修理起来才更加方便。其黏稠度、温度、用量的多少,都需要制作者严格把控。老李说不出来什么名堂,但他把这种微妙的感觉叫作“分寸感”。

做一把琵琶,耗费老李近一年时间,并且伴随着腰肌劳损等职业病。而但凡经由老李之手做出的琵琶,他都实行终身保修,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不能彻底“退休”的原因。由于粉尘职业病,老李做过两次手术,如今已经丧失嗅觉,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他现在做的每一把琵琶,都很有可能他是的最后一把。

曾经有人提出和老李合作,批量生产琵琶,但老李回绝了。不是他清高,而是因为手工制作本身存在局限,这也是这一行的金贵所在。

对于大部分手艺人来说,所谓的工匠精神,不过是匠人的自尊、自律和自我成全。

3. 1961年,敦煌莫高窟161窟的墙皮严重起甲,一旦空气流动,窟顶和四壁上厄休拉和厄休拉的总称。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对所里的修复师李云鹤说:“161窟倘若再不抢救,就会全部脱落。你试试看,死马当成活马医吧……”

李云鹤钻进洞窟,开始利用自己实验的材料和工艺方法进行修复。当时修复没有仪器,全部靠土方法,如果要分析壁画里面用的麻、棉花等含量,需要先漂洗实验品,然后放在炉子上烘干,用秤去称。终于,他们实验出了一种材料,按几种比例调好以后,分成若干块,在炉子边放一块,太阳下放一块,拿到九层楼顶上放一块,比较那种材料更适合。

700多天后,这座濒临毁灭的唐代洞窟在李云鹤手中起死回生。这也是敦煌研究院首个自主修复的新窟,揭开了敦煌壁画修复保护的洞窟。他说:“我做的工艺可值了,壁画上的菩萨虽然不会说话,但天天对我笑眯眯的!”

李云鹤,中国文物修复界的泰斗级人物。1956年起,李云鹤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。在退休之后,他已经



敦煌壁画《起舞飞天》,榆林窟第二十五窟,中唐时期作品。

被返聘20年了。李云鹤进入文物修复这一行也是出于巧合。当年,国家号召内地青年建设大西北,李云鹤便是浪潮中的一员。到了敦煌后,他身边的同事都嫌石窟黑暗吓人,纷纷转去别的岗位,李云鹤无奈之下,从事在石窟里打扫卫生的工作。但是,当他第一次进入石窟,就被惊呆了。从小就胆小、怕黑的他,不但没有害怕,反而被其美丽深深震撼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艺术,色彩绚丽,内容丰富,太感动人了。”自此之后,李云鹤就与石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57年,文化部邀请一位捷克专家到敦煌474窟做修复实验,李云鹤担任助手,仔细留意专家操作的每一个细节。捷克专家用一些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合剂,再用注射器往壁画起甲的地方推送;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,把纱布铺到要加固的壁画上面,用水棍在上面滚。

捷克专家工作了两天就离开了,他加固的壁画也不太成功;胶的比例太大,纱布铺到壁画上面滚压的时候,纱布的纹路密密麻麻都印到壁画上去了。

李云鹤开始想法改进修复方式,注射器在石壁上用还可以,在顶部就不行,用力小了,胶水就顺着针头淌下来;用力大了,就把起甲壁画打掉了。一天,李云鹤偶然看到同事的孩子在玩一个量血压的气囊,顿时来了灵感。他用糖果换来了这个打气囊,把注射器的玻璃棒去掉,将气囊直接绑上针管,成为由他独创的灌胶修复工具。

滚压壁画时不能用纱布了,那

用什么样的布料呢?这个布料既要光滑,还要吸水。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,李云鹤实验了很多种,最后就地取材,选择美术组裱画用的纺绸。纺绸纹理细密,既吸水又光滑,铺到壁画上滚压时不会印出纹路……

像老李这样顶尖的壁画修复师,既是匠人,也是艺术家。在李云鹤的职业生涯里,参与过莫高窟、榆林窟等多个地方的文物修复,足迹已遍布十多个城市。他是国内石窟整体易地搬迁复原成功的第一人,被誉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界的“一代宗师”。此前,李云鹤还入选2018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,也是入选人物里年纪最大的一位。至今,他仍然以近九十岁的高龄,坚守在文物修复一线。

“……延续百年的小店,和小店相依为命的手艺人。一百年,它长成了一段历史,短成了人的一辈子。在镜头下,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,为钱发愁,为命挣扎。但是每个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迎击着生活,他们窘迫,也曾哭过,却还没有丧失爱的能力。这些天南海北的手艺人无不约而同都说过一句话,我们学的行当也许就像一件烂棉袄,它不见得能让你风光体面,却能在最冷的时候为你遮风挡寒。也许你我都应该有这样一件烂棉袄,让你在苍白沮丧的日子里,尚有一腔热血去跟生活过招。”

沈佰和、李兆霖、李云鹤这样的手艺人,在这部纪录片中还有不少。镜头之下,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从事着热爱的事业,传承着稀缺的手艺,并且在无声之中,也弘扬着这个时代所颂扬的工匠精神。

人都超过了40岁……

之后的几次审判,就一直是开普勒“舌战群儒”的时间。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,变身为主齿伶俐的“辩护律师”。开普勒先是惹了两大宿敌。对于埃因霍恩,开普勒指出,埃因霍恩为了政绩一再拖延听证会导致谣言发酵,与向议会隐瞒各种与审判有关的材料,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厄休拉年轻时在弗尼拉克亚镇旧事,留下恶劣的名声,正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偶尔提及此事才遭人怨恨……母亲传承并发扬了家族的医药知识,并且小心地为自己的身体调配草药,这一切跟巫术无关。

开普勒准备辩护策略时,始终坚持一个特殊的审判程序,即源自罗马法的公示程序——所有庭审文件都必须以纸质形式呈现。这个策略可谓纸来笔形,开普勒不仅能够得知控方的证据还能从中找到漏洞。然后,开普勒能够从无数的指控中找到矛盾之处,盖因他常用自己的逻辑能力去反驳学术上的质疑,让他具备了超凡的辩护技巧。

开普勒对这类案子的法律问题非常熟悉,也跟他的朋友哥德尔曼有关。16世纪80年代,在女巫审判刚出现扩大趋势时,哥德尔曼就坚持审判女巫时应遵守《加洛林纳刑法典》,按正常法律程序审判女巫,而不能当作“特殊案子”对待;任何对女巫的起诉必须有理有据,宣判前无论如何都应征求法律专家的意见。

开普勒为母亲洗刷冤情,成为了他天文学家生涯中的一个闪光点。最终,卡特琳娜被无罪释放。